七十二家集

楊侍郎集題詞

子雲賦祖長卿當時稱其文似其因子意似不從人間來神化所至蓋自況也太玄之擬易也法言之擬論語也方言之擬爾雅也

嘗今不無異同蠻賊多交
鋒虜有不心折之者老而
自厭乃更目為雕蟲篆之
懷間盈尺自以為非實而
别求文魮之學過矣過矣
子雲當漢之季甘泉河東

長樓烟欄霧霽規諷不廬
憐時悲在縱色歎聲之朝
翻傳美新自賦伊晒豐衷
嘲諧解佗把龍悰疇提醒
發騷意鄉雅民楊雄傳是
迷離自譯云文故後來行

經尚未猶屬稿於贊補
發之類師漢書語甚明
後人誤以為史纂故集但
不載今為指出之後諸篇
而後信亂人若終隨俗祿
信容貌也

張變識

紹冰

揚侍郎集目錄

卷之三

頌

荊州牧箴

豫州牧箴

益州牧箴

雍州牧箴

幽州牧箴

并州牧箴

交州牧箴

光祿勳箴

衛尉箴

太僕箴

廷尉箴

大鴻臚箴

宗正箴

大司農箴

少府箴

執金吾箴

將作大匠箴

城門校尉箴

卷之五

揚子雲　　明張燮

遺事

集評

糾謬

楊侍郎集卷之一

漢蜀郡楊雄子雲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賦

蜀都賦

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渟皐彌望鬱乎青葱沃壄千里上稽乾度則井絡儲精下按地紀則巛宮奠位東有巴賨綿亘百濮銅梁金堂火井龍湫其中則有玉石嶜岑丹青玲瓏邛節

桃枝石鯖水蝸蕎則有犍牂濮夷昆明嶲眉絕
限峨嵋堪巖亹翔瀘山欄其右離碓被其東於
近則有瑕英菌芝玉石江珠於遠則有銀鉛錫
碧馬犀象僰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邛連盧
池滑漫波淪其旁則有犙牛兕旄金馬碧雞北
則有岷山外羌白馬獸則麙羊野麋罷犛貘貓
麝麢麂貙户豹能黃獅胡雞玃猨蝙玃猱猶豰
畢方爾乃蒼山隱天岎崯㟎嵸增嶄重翠峅石
巇崔嵏嵬嶵嵔霜雪終夏叩巖吟嶙崇嶐嵻柴

諸徼崼峴五岏參差淵山巖嶽觀上岑嵓龍陽
累峗漼絫交倚嶉崒嵴崎巂嶮嶰嵃形精出偶
堪嵁隱倚彭門嶋峴峒嵃嶋嵎方彼砰池岷嵋
輵嶙礫乎岳岳北屬崑崙蔡極湧泉醴凝水流
津漲集成川於是乎則左沉犁右蔥庭漆水浡
其何都江漂其涇乃溢乎遹潏洪濤溶洗千湲
澗谷合流逆折泌瀄乎𤃫隆湖滑排硝反波逆
漠礫石洌嶽紛薮周溥旋㶕宛綴類懈博岸敵
呷碎瀨磴巖橙汾汾忽溶闔沛踰碧出限連混

㴝隧綷釘鍾涌聲讙薄泙龍歷豐隆潛延延雷
扶電擊鴻康濭遠遠乎長聆馳山下卒湍降疾
流分川並注合乎江州於木則楩櫟豫章樹榜
檐櫨椑柙青稚雕梓枌梧橿櫪榹楢木椶枒信
楫叢俊幹湊集枇杸楇北沈椌椅從風椎參循
崖擨摟涇涇溶纐紛幼靡沉閦野望芒芒菲菲
其竹則鍾龍䈌篕野篠紛䆳宗生族攢俊茂豐
萊洪溶忿蒂紛揚搔翕與風披夾江緣山尋卒
而起結根才業填衍迤野若此者方乎數十百

墍於氾則汪汪漾漾積土崇隄其淺濕則生蒼
葭蔣蒲藿茅青蘋草葉蓮藕茱華菱根其中則
有翡翠鴛鴦裊鸕鶿鷺鷃鶄鵁其深則有猵
獺沈鱓水豹蛟蛇黿蟺鼈龜衆鱗鰨鰅鰯乃其
都門二九四百餘閭兩江珥其市九橋帶其流
武儋鎮都刻削成蔵王基既夷蜀侯尚叢并石
石㟁岍岑倚從秦漢之徙元以山東是以憒山
厥僥水貢其獲苴竹浮流龜積若蝸相救魚酌
不收淪鷂鴨鶉鳳胎雨鷇衆物駭目單不知所

欒樆乃其果羅蕃圓歐綠畛黃茸蕗楮樤桃杏李枇杷杜櫪栗棣棠梨離支雜以樾櫻柀以櫻梅樹以木蘭扶桑榆欓柀榴勞支何若英絡其間春機楊柳燕弱蟬抄扶施迤卷貆獼蝴蝶子鵑呼焉彌乃五穀馮戎瓜匏錢多卉以部勝往往薑梔附子巨蒜木艾椒蘸蒻醬酴清眾獻儲斯盛冬青荷舊萊增伽百華披春隱隱芬芳蔓茗熒郁翠紫青黃𣟄靡蛉蟵若榫錦布繡望芒兮無幅彌乃其人自造奇錦紞繏紕纁絳緣盧

中發文揚采轉代無窮其術則細都蒻析綿繭
成紑阿羅纖雁避晏與陰蜘蛛作絲不可見風
簡其黃潤一端數金雕鏤釦器百伎千工東西
鱗集南北並臻馳逐相逢周流往來方轅齊轂
隱軫幽輵埃敹塵拂萬端異類崇戎總濃般旋
闠齊唅楚而喉不感槩萬物更湊四時迭代彼
不折貨我罔之械財物饒贍蓄積備具若夫慈
孫孝子宗廄祖禰鬼神祭祀練時選日瀝豫齊
戒龍明衣表玄穀儷吉日異清濁合疎明綏離

族乃使有伊之徒調夫五味甘酸之和勺藥之
羹江東鮐鮑隴西牛羊糴米肥豬麏麚不行鴻
鷞鶬乳獨竹孤鶬炮鴒被紕之胎山膽臇臑水
遊之腴蜂豚膴鴈被鶉晨鳧䳘鶉初乳山鵰既
交賽羔秋鼬膾脩鯪龜肴杭田鷚鶩形不及勞五
肉七菜朦胅腥臊可以練神養血膳者莫不畢
陳爾乃其俗迎春送臘百金之家千金之公乾
池泄漁觀魚于江若其吉日嘉會期於送春之
陰迎夏之陽侯羅司馬郭范晶楊置酒乎滎川

之開宅設坐乎華都之高堂延帷揚幕接帳連岡衆器雕琢藻刻將星朱緑之畫邠盼麗光龍蜒蝘蜒錯其中禽獸奇偉髦山林昔天地降生杜廓密促之君則荊上亡尸之相厥女作歌是以其聲呼吟靖領激呦喝啾戶音六成行夏低徊胥徒入冥及廟噆吟諸連單情舞曲轉節踃馺應聲其佚則接芬錯芳襜袩纖延蹁凄秋發陽春羅儒吟吳公連眺朱顏離絳眉眇眇之態吡嗷出焉若其遊怠魚弋卻公之徒相與如乎

陽頫巨沼羅車百乘期會投宿觀者方隄行船
旒逐偃衍轍曳縮索恍惚羅豎彌瀰漫漫沕沕
旟雕瑯兮罧布列枚孤施兮纖繁出鸞雌落兮
高雄麗翔雕柱兮奔縈畢 俎飛膾洗單然後別

河東賦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
茲以勒崇垂鴻發祥隤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
乎越不可載已於是命群臣齊法服整靈輿迺
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掉犇星之流旃彏天
狼之威弧張燿日之玄旄揚左纛被雲梢奮電
鞭驂雷輜鳴洪鐘建五旗羲和司日顏倫奉輿
風發飆拂神騰鬼趡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嘻嘻
旭旭天地稠嶅簸丘跳巒涌渭躍涇秦神下讋

跖魂負沴河靈矍踢爪華蹈衰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蹲蹲如也靈祇既鄉五位時敘絪緼玄黃將紹厥後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虖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灑沈菑於谿瀆兮播九河於東瀕登歷觀而遥望兮聊浮游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畊瞰帝唐之嵩高兮脈隆周之大寧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垓下與彭城濊南巢之坎坷兮易豳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崝雲

霏霏而來迎兮澤滲灕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
兮滃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
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遵逝乎
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建乾
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群龍麗鉤芒與驂蓐
收兮服玄冥及祝融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
以攄頌隃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軼五
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兮
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甘泉賦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雍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胤錫羨拓迹開統於是迺命群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泰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魖而抶獝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以撙撙其相膠轕兮猋駭雲訊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虒參差魚頡而

鳥䀦翕赫曶霍霧集蒙合兮半散照爛粲以成章於是乘輿廼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虯蠖略蕤綏灕虖襂纚帥余陰閉霅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旎也流星旄以電爥兮咸翠蓋而鸞旗屯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駍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遺風陵高衍之嵱嵸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狃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是時未臻夫甘泉也廼望通天之繹繹下陰潛以

慘廩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
慶而不可乎疆度平原唐其壇漫兮列新雉於
林薄攢幷閭與茇苦兮紛被麗其亡鄂崇丘陵
之駊騀兮深溝嶔巖而為谷遝遝離宮般以相
燭兮封巒石關弛靡乎延屬於是大廈雲譎波
詭摧嶊而成觀仰撟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
見正瀏濫以弘惝兮指東西之漫漫徙回回以
徨徨兮魂固眇眇而昏亂據軨軒而周流兮忽
軮軋而亡垠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瞵㻞

金人仡仡其承鐘虡兮嵌巖巖其龍鱗揚光曜
之燎燭兮乘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縣圃兮象
泰壹之威神洪臺掘其獨出兮㩻北極之嶟嶟
列宿乃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桭雷鬱律
於巖窔兮電倏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逮兮半
長途而下顛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撇
天左欃槍而右玄冥兮前熛闕而後應門陰西
海與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蛟龍連蜷於東厓
兮白虎敦圉虖崑崙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皇

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瓏玲炕浮柱之飛榱
兮神莫莫而扶傾閌閬閬其寥廓兮似紫宮之
崢嶸駢交錯而曼衍兮嵏嶉隗虖其相嬰乘雲
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曳紅采之流離兮
颺翠氣之宛延襲琁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而
遠肅虖臨淵回猋肆其碭駭兮翍桂椒而鬱移
楊香芬茀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薌呹肸以
棍根兮聲駍隱而歷鐘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
蘭惠與芎藭惟弸彋其拂汩兮稍暗暗而靚深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鈎繩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彷彿其若夢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琁題玉英蜵蜎蠖濩之中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思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迺搜逑索耦皐伊之徒冠倫魁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虖陽靈之宮靡薜荔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噏清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集虖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建

光燿之長旓兮昭華覆之威威攀琁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陳眾車於東阬兮肆玉釱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垠兮窺地底而上回風傱傱而扶轄兮鸞鳳紛其衘蕤梁弱水之濎濙兮躡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虙妃玉女無所眺其清矑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擥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爲資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招繇泰壹舉洪頤樹靈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燭滄海西燿

流沙北爌幽都南煬丹厓玄瓚觩[illegible]秬鬯泔淡肸蠁豐融懿懿芬芬炎感黃龍兮熛訛碩麟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羣神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梨天閫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亂曰崇崇圜丘隆隱天兮登降峛崺單埢垣兮增宮嵾差駢嵯峨兮岭巆嶙峋洞亡涯兮上天之縡杳旭

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徠祇郊禋神所依兮
徘徊招搖靈迟迡兮煇光眩耀降厥福兮子子
孫孫長亡極兮

揚侍郎集卷之二

漢蜀郡揚雄子雲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賦

羽獵賦

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竝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

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旣與地乎侔訾貴正與
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爲
驂乘狹三王之阸僻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
寥廓陟三皇之登閎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
之爲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
內殂落於外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
周之制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乃詔虞人典澤
東延昆鄰西馳閶闔儲積共偫戍卒夾道斬叢
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澧鄗章皇周流出入

日月天與地沓爾迥虎落三陔以爲司馬圖經百里而爲廄門久則正南極海邪界廣渊鴻濛流瀣衡以紫宮合閶合然後延暨乎白楊之南毘明靈溜之東貢嵩丙之倫蒙眉負夾枝鏃鏑而羅若以爲討其餘荷畨天之躍張寬樹之杲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爲紛虹蜺爲繯屬之乎崐崘之墟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欃槍爲闉明月爲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佖路徽

重輕武鴻絅捷猴般般軫軫被陵緣岐鏃其極
遂若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昈分殊事
繽紛往來轠轤不絕若光若滅若布乎青林之
下於是天子乃以陽朔始出乎玄宮撞鴻鐘建
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
天之旗曳捎星之旃霹靂列缺吐火施鞭萃從
沇溶淋灕廓落戲八鎮而開關飛廉雲師吸嚊
潚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啾啾蹌蹌入西園切
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踐蘭唐舉烽烈火

鬱若施役方馳千駟校騎萬師虓虎之陳從橫膠輵猋拉雷厲駍駍礚礚洶洶旭旭天動地岋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之外若夫壯士忼慨殊向別趣東西南北騁嗜奔欲拕蒼豨跋犀犛蹶浮麋斮巨狿搏玄猨騰空虛歫連卷踔夭蟜娭澗門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猋林叢爲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蒺藜獵蒙蘢轔輕飛履般首帶修蛇鉤赤豹摼象犀跇巒阬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闇藹泰華爲旒熊耳爲綴木仆

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溥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眥羿氏控弦皇車幽輵光純天地望舒弭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陣浸淫蹵部曲隊堅重各案行伍壁壘天旋神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埽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絹嘄陽追天寶出一方應駍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沉沉溶溶遙噱乎紘中三軍芒然窮冘閼與亶觀夫剽禽之紲踰犀兕之

抵觸能羆之拏攫虎豹之淩遽徒角搶題注蹙
竦讋怖魂亡魄失觸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
獲創淫輪夷丘累陵聚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
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
瞰目盡西暢亡涯隨珠和氏焯爍其陂玉石嶜
崟眩燿青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
鸞孔雀翡翠垂榮王雎關關鴻鴈嚶嚶群娭乎
其中噍噍昆鳴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
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凌堅冰犯嚴淵探巖

排碕薄索蛟螭蹈獱獺據黿鼉袪靈蠵入洞穴
出蒼梧乘鉅鱗騎鯨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
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鞭洛水之宓妃餉屈
原與彭胥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脩
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蠁忽如神仁
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
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盧
山群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
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

之覲東岳禪梁基拾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
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
滋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
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
宮而輟觀遊土事不飾木功不彫承民乎農桑
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被
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制道德之囿弘仁惠
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群臣之有亡放
雉兔收罝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

茲也於是醇洪暢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因迴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

長楊賦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
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
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椓嶻嶭而為弋紆南山
以為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
阹錫戎獲胡搤熊羆拕豪豬木擁槍纍以為儲
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民
三旬有餘其廑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
則以為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

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謂之茲邪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者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強秦封豕其士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豪俊麋沸雲擾群黎為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漂昆侖提劍

所叱之所麾城摲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
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饑不及餐鞮鍪生
蟣蝨介冑被霑汗以爲萬姓請命虖皇天廼展
民之所詘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
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
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夏不
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卻翡
翠之飾除彫瑑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
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

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羌戎睚眦閩越相亂遐萌為之不安中國家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驃衛汾沄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駭蠭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轒輼破穹廬腦沙幕髓余吾遂獵乎王廷敺橐駝燒熐蠡分梨單于磔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屍輿廝係累老弱兗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

臨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
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
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手請獻厥珍
使海内澹然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
純仁遵道顯義并包養休聖風雲靡英華沈浮
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
者則樵夫笑之故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
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
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莋習馬長楊簡力狡

獸校武票禽廼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厭月崛東震日域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取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軌日未靡旃從者彷徨惝怳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及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弟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磍之虡拮隔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

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歌投頌吹合雅其勸若此故眞神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踐蹂芻蕘誇詡衆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畢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子之所能及也廼今日發矇廓

然巳昭矣

太玄賦

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察吉凶之同域皦皦著乎日月兮何俗聖之暗燭豈愒寵以冒災兮將噬臍之不及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隆隆而輒息兮火猶熾而速滅自夫物有盛衰兮況人事之所極奚貪婪於富貴兮迄喪躬而危族豐盈禍所棲兮名譽怨所集薰以芳而致燒兮膏含肥而見焫翠羽微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聖作典以

濟時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爲綱兮懷忠
貞以矯俗稽尊選以謗世兮狹身歿而名滅豈
若師由聃兮執玄靜於中谷納僞祿於江淮兮
濯松喬於華岳升崑崙以散髮兮踞弱水以濯
足朝發軔於流沙兮夕翱翔乎碣石忽萬里而
一頓兮過列仙以託宿役青要與承戈兮舞馮
夷以作樂聽素女之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嘉
芝之英以禦饑兮飲玉醴以解渴排閶闔以窺天
庭兮騎騂騩以躑躅載羨門與儷游兮永覽周

乎八極

亂曰甘餌含毒難數嘗兮麟而可羈近犬羊兮鸞鳳高翔戾青雲兮不掛網羅固足珍兮斯錯位極離大戮兮屈子慕清塟魚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餓首山兮斷跡屬婁何足稱兮辟斯數子智若淵兮我異於此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

逐貧賦

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砂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爲滞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飱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燕爲樂不槃徒行負賃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

或耘或耔露體沾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
安在職汝爲之舍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
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
高岡捨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
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
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
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
帝堯誓爲典則土階茅茨匪彫匪飾爰及世季
縱其昏惑饕餮之群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

乃驕瑤臺瓊樹室屋崇高施滛爲淫黍肉爲脩是用鶴遊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謹于無愆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絫跡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既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辯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二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汝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

反離騷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于末之揚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虖皇波因江潭而淮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紛纍以其淟涊兮暗纍以其繽紛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纍承被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欃

槍以爲綦素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儷資
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賴鳳皇翔於蓬陼
兮豈駕鵞之能捷騁驊騮以曲囏兮驢騾連蹇
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蝯貁擬而不敢下靈脩
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吾纍忽焉而不蚤睹衿芰
茄之綠衣兮被芙蓉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
固不如襞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
以麗佳如衆嫭之嫉妒兮何必颺纍之蛾眉懿
神龍之淵潛兮竢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

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愍吾纍之衆芬兮颺爗爗
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夭顇而喪榮橫江
湘以南淮兮云走乎彼蒼梧馳江潭之汎溢兮
將折衷虖重華舒中情之煩惑兮恐重華之不
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精瓊
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
恐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
馳鸞凰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卷薜芷
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

江湖而漚之費椒稰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皐纍既攀夫傅說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鷤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初纍棄彼虙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抨雄鴆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蜺之旖旎兮望昆侖以樛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既亡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

邑兮吾恐靈脩之不槩改昔仲尼之去魯兮斐
斐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
濤瀨溷漁父之餔歠兮絜沐浴之振衣棄由聃
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

揚侍郎集卷之三

漢蜀郡揚雄子雲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上書

諫不受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

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

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隊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

張恫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

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
明鴻恩溥洽而何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
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
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
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
隸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
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
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
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

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
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
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
惟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
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
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
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
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
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

斷斷然於漠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論之不能爲將不爲大繆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則蒙恬與曾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豈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

之二日失之費千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
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胡之禍

書

答劉歆書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為鄰長艾相更視覬動精采似不為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汙暴于官朝令舉者懷赧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宛舌知人之德堯猶病諸雄何慙焉叩頭叩頭又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

于五經之訓所不解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
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
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
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
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
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數歲
死婦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艸文先
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堣銘蜀
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爲

似相如雄遂以此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君常
見也故不復奏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
心好沈博絶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
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
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于石渠如是
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
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衞卒會
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
歸卽以鉛摘次之于槧二十七歲于今矣而語

言或交錯相反方覈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旅
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嘗爲雄
道言其父及其先君憙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頻
示之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雄
爲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
稼飽邦民否則爲牴糞棄之于道矣而雄般之
伯松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譖隙而當
匿乎哉其不勞我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幕之中
知絶遐異俗之語典流于昆嗣言列于漢籍誠

雄心所絕極至情之所想邁也扶翌翊遠照之明使君宗此如君之意誠雄散之之會也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于鄉里長而不以功顯于縣官著訓于帝籍但言詞博覽翰墨爲事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于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而可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爲得使君輔貢于明朝則雄無恨

何敢有匿惟執事圖之長監于規繡之就死以
爲小雄敢行之謹因還使叩頭叩頭

劉歆與揚雄求方言書附

歆叩頭昨受詔䆊五官郎中田儀與官婢陳
徵駱驛等私通盜刷越巾事即其夕竟歸府
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
月巡路求代語僮謡歌戲欲得其最目因從
事郝隆求之有日篇中但有其目無見文者
歆先君數爲孝成皇帝言當使諸儒共集訓

詁爾雅所及五經所詁不合爾雅者詁爲
病及諸經氏之屬皆無證驗博士至以鉛世
之博學者偶有所見非徒無主而生是也會
成帝未以爲意先君又不能獨集至於歆身
脩軌不暇何俟更創屬聞子雲獨採集先代
絶言異國殊語以爲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
而不知其目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思不
能經年銳精以成此書良爲勤矣歆雖不遘
過庭亦克識先君雅訓三代之書蘊藏于家

直不計耳今闢此甚爲子雲嘉之已今聖朝留心典誥發精于殊語欲以驗考四方之事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徑俗適于雲攘意之秋也不以是時發倉廩以振贍殊無爲明語將何獨挈之寶上以忠信明于上下以置恩于罷朽所謂知蓄積善布施也蓋蕭何造律張蒼推曆皆成之于帷幕貢之于王門功列于漢室名流乎無窮誠以隆秋之時收藏不殆饑春之歲散之不疑故至于此也今謹

使密人奉手書願頗與其最目得使入籙令

聖朝留明明之典歆叩頭叩頭洪邁曰世傳揚子雲方言十三卷末有成帝時劉歆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爲文無所謂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始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是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書稱汝潁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爲之云

答桓譚書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大諦能讀千賦則能爲之諺云伏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與桓譚書

望風景附聲訓自結

　桓譚答揚雄書附

子雲勤味道腴者也

設難

解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

疎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
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
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
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
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罔解結群鹿爭逸離
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
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
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
衍以頡亢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

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
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製以鑕鈇散以禮樂風
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
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
人自以為咎繇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
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
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
夫譬若江湖之涯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
雙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

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伯五羖入而
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
澤以噤吟而咲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
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
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
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
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咲或橫
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
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

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令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虖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

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迺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與扁鵲也悲夫

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於微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顉頤

折類溯洄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

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門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阺隤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解難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群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

辭廼玉廼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蚪絳螭之將登虖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虗舉而上升則不能撠膠葛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

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韶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絃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耆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獿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鐘俟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

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頌

趙充國頌

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旣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

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